

全本绘评

清宮十三朝演義



许啸天 著 施济群 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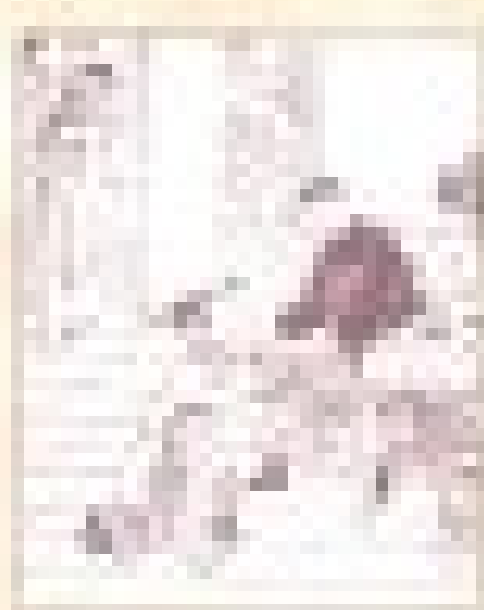
上海古籍出版社

金瓶梅詞話

清客十二朝漢義

卷一

金瓶梅詞話 卷一



全本绘评

清宫十三朝演义



许啸天 著 施济群 评



上海古籍出版社

目 录

题许啸天新著《清宫十三朝演义》	天虚我生	1
序	童仰慈	1
序	徐哲身	1
自序	许啸天	1
第 一 回	杏花天里莺鸣燕唱 布尔湖边月证山盟	1
第 二 回	洞房天半神仙眷 毡幕地中龙虎儿	8
第 三 回	三尺粉墙重温旧梦 六十处女老作新娘	15
第 四 回	灯前偷眼识英杰 林下逐麋遇美人	22
第 五 回	割发要盟英雄气短 裂袍劝驾儿女情长	29
第 六 回	腰间短刀斩伏莽 枕边长舌走英雄	36
第 七 回	依佟氏东床妙选 救阿太西辽鏖兵	40
第 八 回	古埒城觉昌死难 抚顺关尼堪断头	46
第 九 回	脂香粉阵靡雄主 睡眼朦胧退敌兵	52
第 十 回	奸外母蒙格枉死 避内江努尔求尸	58
第 十 一 回	羨繁华观光上国 赖婚姻得罪邻邦	64
第 十 二 回	杀亲子祸起骨肉 投明主初试经纶	70
第 十 三 回	被底红颜迷降将 腔中热血赠知人	76
第 十 四 回	苏子河边淹战将 萨浒山下困雄师	81
第 十 五 回	兄逼弟当筵结恨 甥杀舅登台焚身	87
第 十 六 回	翠华园神宗醉玉肤 慈庆宫妃子进红丸	94
第 十 七 回	依翠偎红将军短气 娇妻雏儿天子托孤	100
第 十 八 回	逼宫庭纳喇氏殉节 立文后皇太极钟情	106
第 十 九 回	朱唇接处嫂为叔媒 黄旗展来臣尊帝号	113
第 二 十 回	传疑案宸妃逝世 惊艳遇洪帅投诚	119
第 二 十 一 回	多尔衮计歼情敌 吉特后巧偿宿缘	125
第 二 十 二 回	露奸情太宗暴殒 见美色豫王调情	132
第 二 十 三 回	救爱妾三桂借兵 杀宫眷崇祯殉国	138
第 二 十 四 回	酬大勋太后下嫁 报宿恨天子重婚	145
第 二 十 五 回	悲离鸾小宛入宫 誓比翼世祖游园	151
第 二 十 六 回	入空门顺治逊国 陷情网康熙乱伦	157
第 二 十 七 回	劫民妇暗移国祚 逮国师计杀储君	163
第 二 十 八 回	小二哥暂充钦差 皇四子大战侠客	169
第 二 十 九 回	甘凤池座上献技 白泰官山中访盗	174
第 三 十 回	斗法术计收血滴子 换娇儿气死陈阁老	179
第 三 十 一 回	康熙帝挥泪废太子 汪绅士接驾失弱女	185

第三十二回	改遗诏雍正登位 好美色胤禩丧命	191
第三十三回	红灯热酒皇子遗爱 煮豆燃萁兄弟化灰	197
第三十四回	牛鬼蛇神雍和宫 莺燕叱咤将军帐	203
第三十五回	鸟尽弓藏将军灭族 妻离子散国舅遭殃	209
第三十六回	破好事大兴文字狱 报亲仇硬拆鸾凤俦	216
第三十七回	破腹挖脑和尚造孽 寨帘入帏亲王销魂	223
第三十八回	弓鞋到处天子被刺 手帕传来郎君入彀	230
第三十九回	宝亲王私通舅嫂 乾隆帝宠爱香妃	237
第四十回	狱中回妇深夜被宠 宫里天子静昼窃听	244
第四十一回	念父母乾隆下江南 争声色雪如登龙舟	250
第四十二回	东征西讨福康安立功 依翠偎红皇太子偷香	256
第四十三回	证前盟和珅弄权 结深欢高宗宿娼	262
第四十四回	莺莺燕燕龙须纤 叶叶花花云雨楼	267
第四十五回	脱簪苦谏皇后落发 奋拳狠斗天子被擒	273
第四十六回	涿州府皇孙出现 同乐园宦女失身	279
第四十七回	莺啼燕唱江南去 匣剑帷灯刺客来	284
第四十八回	文字奇冤冢中戮尸 姊妹绝艳水底定情	289
第四十九回	红灯照处美人死 绿树荫中帝子来	295
第五十回	死宝妃高宗伤往事 游离宫嘉王窥秘像	300
第五十一回	燕瘦环肥国外选色 偷寒送暖宫内纳姬	306
第五十二回	老头子纪昀妙解 女孩儿福公祝寿	311
第五十三回	奇珍异宝和珅抄家 擎石踢树成得献技	317
第五十四回	遇宫变煤黑子效死 献巧艺王董氏伤生	323
第五十五回	崇节俭满朝成乞丐 庆功劳一室作饿夫	329
第五十六回	弃旧怜新宫中杀眷 莺啼狮吼床上戕妃	335
第五十七回	敬事房驮妃进御 豫王府奸婢杀生	341
第五十八回	皇儿仁慈不杀禽兽 天子义侠挽救穷酸	346
第五十九回	姑谋妇皇后中毒 妾救夫烈妇偷尸	351
第六十回	创异教洪氏起义 知死期穆相辞行	358
第六十一回	昏灯哀语慈后逝世 香钩情眼荡子销魂	364
第六十二回	美人计宜娇救阿兄 烈女行文宗罢选秀	370
第六十三回	宣武门外名媛倚闾 钉鞋铺中贞妇投梭	376
第六十四回	皇恩浩荡冰花矢志 依情旖旎四春承欢	382
第六十五回	金莲贴地琼儿被宠 粉庞失色紫瑛丧生	389
第六十六回	目成心许载徵蒸族姑 歌场舞榭玉喜识书生	395
第六十七回	倾心一笑杏花春解围 祝发三年陀罗春守节	402
第六十八回	金莲点点帝子销魂 珠喉咧咧阿父同调	408

第六十九回	美人落魄遭横暴 天子风流选下陈	413
第七十回	琼珠翠玉聘儿去 婉转歌吟引凤来	418
第七十一回	杀汉女胭脂狼藉 攻粤城炮火纵横	424
第七十二回	兰贵妃寄腹产载淳 咸丰帝避难走热河	430
第七十三回	泣脂啼粉梦警三更 画栋雕梁园付一炬	436
第七十四回	防懿妃文宗草遗诏 立怡王肃顺夺国玺	442
第七十五回	除异己慈禧有急智 烛奸谋安后运独断	448
第七十六回	安得海好货取祸 郑亲王贪色遭殃	454
第七十七回	十年富贵奴凌主 一曲昆簧帝识臣	461
第七十八回	李鸿藻榻前奉诏 嘉顺后宫中绝食	467
第七十九回	争大统吴可读尸谏 露春色慈安后灭奸	473
第八十回	李莲英擅宠专权 慈安后遭妒惹祸	479
第八十一回	荣禄初入宫禁地 懿妃死偿恩情债	484
第八十二回	慈安太后为嘴丧命 岫元道士望气得意	490
第八十三回	白云观太后拈香 神仙会郁氏纳贽	496
第八十四回	花明柳暗颐和园 弹雨硝烟高丽宫	502
第八十五回	西苑内皇帝听艳歌 坤宁宫美人受掳掠	508
第八十六回	劝亲政翁师傅荐贤 兴醋波瑾珍妃被谪	514
第八十七回	幸名园太后图欢娱 坐便殿主事陈变政	520
第八十八回	三月维新孤臣走海上 半夜密议皇帝囚瀛台	526
第八十九回	寇太监殿前尽忠节 游浪子书馆惊宠遇	531
第九十回	接木移花种因孽果 剑光血痕祸发萧墙	536
第九十一回	烽火满城香埋枯井 警骑夹道驾幸西安	541
第九十二回	植蚕桑农妇辱吏 闹宫苑喇嘛驱魂	546
第九十三回	舒郁愤无聊踏春冰 忆旧恨有心掷簪珥	551
第九十四回	碧血溅衣寡君自晦 青衣入侍稚子蒙恩	556
第九十五回	开贿赂奕劻鬻爵 兴赌博小德摆庄	562
第九十六回	恨绵绵瀛台宴驾 阴惨惨广殿停尸	568
第九十七回	乱禁阙再建晶园 争封典两哭寝陵	574
第九十八回	保家声醇王忍小节 断国脉宣统让大位	580
第九十九回	丧心病狂大辀儿复辟 衣香鬓影小皇帝完婚	585
第一百回	封闭清宫溥仪走天津 畅谈风月全书结总目	591

却说咸丰帝见两个心爱的妃子，都中毒死了，心中又悲伤又愤怒，便吩咐太监们，在宫中搜查。先从紫瑛手下的宫女查起，又在各妃子的房里搜查了一遍，都没有什么形迹可疑的地方。那冰花做事体十分秘密，他手下的宫女太监，都得了他的好处，谁敢多嘴。皇帝看看查不出凭据，也只得罢手。只是想起那琼儿和紫瑛两个美人儿，和小鸟依人一般，如今死了，眼前顿觉寂寞起来。想到伤心的地方，不觉掉下泪来。这时他也不召幸别的妃子，只是一个人在涵碧山房住宿，左右自有宫女太监们伺候着。那冰花谋死了紫瑛以后，天天望皇帝召幸他，终不见圣旨下来，气得他一般也是在房里唉声叹气。那皇帝因想美人想得利害，便昏昏沉沉的病了。

咸丰帝性子原是躁急的，如今害了病，越是严厉了；那班伺候的宫女，常常吃打。他在病中，喜怒无常，有时把宫女搂在怀里，有时推下床去，有时胡乱奸淫一回，有时揪着头发，摔到门外去；到十分愤怒的时候，便拔下佩刀来，砍去宫女的脑袋。那班宫女，真是有苦没有诉处。御医天天请脉下药，也没有效验。这消息慢慢的传到坤宁宫里，给孝贞后知道了，忙摆动凤驾，亲自到园里去，把皇帝接回宫来，又亲自服侍着皇帝。咸丰帝原是很敬重孝贞皇后的，他如今见了孝贞皇后殷勤侍奉，便也感动了夫妻的情分，那病势也一天一天的减轻了。那恭亲王奕訢，是咸丰帝的弟弟；兄弟两人，平日十分亲爱的。孝贞皇后便去把恭亲王请进宫来，那奕訢见了皇帝，便劝谏说：“如今国家多故，正赖皇上振作有为。皇上宜保重身体，恢复精神，勤劳国事。上保列祖列宗之伟业，下救百姓万民之大难。”咸丰帝听了皇弟的一番劝，顿时明白过来；看看病体已大好了，便传谕坐朝。

那时满朝文武，许久没有上朝了，听说皇上坐朝，大家都欢呼万岁。皇帝不问国事多日，到此时，才知道南京失守，杭州不保；各路的驻防兵队，不战自退。接着又是两广总督耆英奏报，说英国兵打进了广州城。咸丰帝听了，连说：“怎么办！怎么办！”那在朝的官员，大家都和封了口的葫芦一般，一言不发。后来还是户部尚书肃顺，奏道：“俺们旗人，都是混蛋！只知道吃粮，不知道打仗。请陛下下旨，谕在籍侍郎曾国藩，速率乡团助战。”

这个圣旨一下，那班满洲统兵大员，都觉得丢脸。便有向荣，从湖北打下来，屯兵在孝陵卫，称做江南大营；琦善也带着直隶、陕西、黑龙江马步诸军，去攻打扬州，称做江北大营。这两路兵马和太平军大战，那东王杨秀清，带领神兵迎战。什么是神兵？原来他兵队前面，先把十二三岁的男孩子，身披五彩，打扮得和天神模样，绑在

竹竿头上；一手放着烟火，一手舞弄刀枪，弄得队前烟雾蔽天，称做天魔阵。天魔阵后面，跟着一队女兵，打扮得十分妖娆；有广东女人萧三娘，统带着女兵，宝髻珠冠，蜜靴紫裤。那三娘长得实在美丽，他走在阵前，只叫把宝剑一挥，那些兵士便拼命杀去。琦善也统领马军，死力杀来。他要洗去“旗人都是混蛋”一句话的羞耻，便打得十分勇猛，杀了五阵，得了五次胜仗。洪天皇看看清兵来势甚勇，便不用力敌而用智取，打发细作，到孝陵卫去，放一把火，烧得江南大兵弃甲而逃。这里太平军中林凤祥，带兵杀出；江北大营听得江南大兵吃了败仗，便也立刻溃散。琦善一时走投无路，心中又十分气愤，便在马上，拔下佩刀，自刎而死。从此太平军势焰大盛，林凤祥一支兵马转战江北，杨秀清也带了二万兵马，直攻河南归德；凤祥又掳了煤船，渡过黄河，打进山西省去。接连飞报到京，咸丰帝立刻召集各部大臣，开御前会议；下旨派直隶总督讷尔经为钦差大臣，专办河南军务，一面催曾国藩招募湘勇，在湖北剿办。曾国藩和张亮基创办长江水师，才把太平军制住。

咸丰帝自从听了恭亲王的劝谏以后，便十分亲信他。咸丰帝只因平日好色过甚，身体也淘虚了；这时军务正忙，皇帝也没有精神办理，所有一切军国大事，都由恭亲王在宫中帮同办理。皇帝怕他进出劳苦，便留恭王在宫中住宿。恭王一连在宫里住宿了十多天，谁知他大儿子在家里却闹出一件风流案子来。原来恭亲王有一个大儿子，名叫载微的，宫里的人，都称呼他微贝勒。这位贝勒爷，是嫖赌全才，终日 and 一班京城地面上的混混，搅在一起，声色狗马，没有一样不好。尤其是好色，北京地面上的窑姐儿，私窝子，没有一个不认识他的；大家都称他大爷。这微大爷，还生成一种下流脾气，他家里虽有钱，他玩女人不爱光明正大拿钱出去娶姨太太，也不爱到窑子里去花钱做大爷，他最爱偷偷摸摸。他玩窑姐儿，最爱跟别人去吃镶边酒，趁主人不防头的时候，便和窑姐儿偷情去。待偷上了手，便肯把银子整千整万的化着。他逛私窝子，也是一般的脾气。他又最爱奸占人家的寡妇处女，打听得某家有年轻的寡妇，或是处女，他不问面貌好坏，便出奇的想法子偷去；待到偷上了手，那女人向他要银子，五百便是五百，一千便是一千。因此有许多穷苦人家的少妇，都把丈夫藏起来，冒充着寡妇去引诱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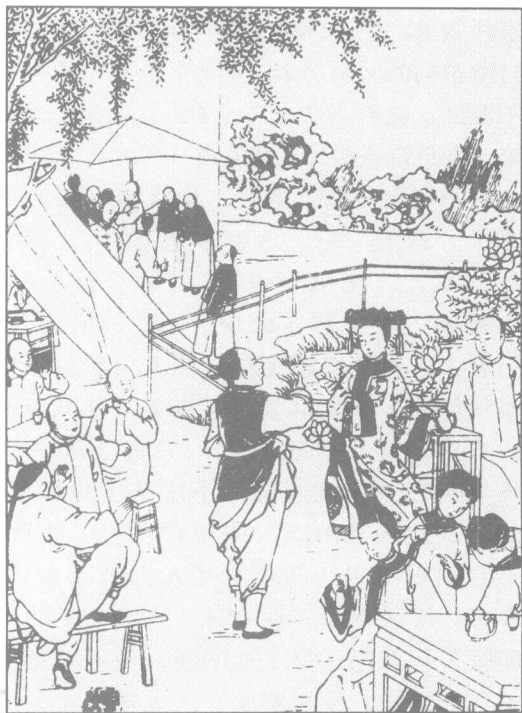
微贝勒终年在外面无法无天的玩着，化的银子也不少了，家里只有一位福晋，却没有姨太太。那位福晋，也因为和贝勒不合，终年住在娘家的时候多。微贝勒天天在外面胡混，慢慢的惹了一身恶疮，给他父亲恭亲王知道了，便抓去，关在王府里，一面请医生替他服药调理。在王府里关了半年，恶疮已平复了，恭亲王放他出来，他依旧在外面胡作妄为。这时正在六月火热天气，北京地方爱游玩的男女，都到十岔海去游玩。这十岔海地方，十分空旷，四面荷荡，满海开着红白莲花。沿海都设着茶座子，又搭着茶棚，有许多姑娘，在茶棚里打鼓唱书。许多游客，也有看花的，也有听书的，也有喝茶乘凉的；也有一班男女，在这热闹地方，做出许多伤风败俗的事体出来的。

这一天，微贝勒也带着一班浮头少年，在那海边拣一处僻静地方喝茶；一眼见那栏杆边有一个年轻的旗装少妇，坐着，也在那里喝茶。再看时，那少妇身旁并没有第二个男子，看那少妇，长得眉清目秀，鹅蛋脸儿，嘴唇上点着鲜红的胭脂，穿一身白罗衫儿，越显出细细的腰肢，高高的乳头来。那粉腮儿上配着漆黑的眼珠。微贝勒

见了这样一位美人儿，禁不住勾起他的旧病来，便接二连三的飞过眼风去。那妇人见了，不觉微微一笑，也暗地里递过眼色来。徵贝勒见了，喜极欲狂，恰巧有一个孩子，背着竹筐走来，筐子里装着莲藕，过来喊卖。那妇人伸出手来，向那孩子招手儿，徵贝勒见这妇人的手，长得白净尖细，越发动了心。趁他在那里买莲蓬的时候，便打发一个小厮过来，替他给了那孩子的钱，说道：“这莲蓬是俺们大爷买着送你的，俺大爷想得你利害，要和你见一谈谈心，不知你可愿意吗？”

那妇人听了，笑骂道：“想扁了你家大爷的脑袋！谁有空儿会你家大爷去。”这妇人一边骂着，一边却剥着莲心吃着。那徵贝勒如何肯干休，再三叫那小厮说去，又解下一方汉玉佩来，送过去，求那妇人；那妇人看他求得至诚，便答应了。说道：“俺家里人多眼多，不便领你家大爷进门去，请你家大爷拣一个清静地方，俺们会一面罢。”徵贝勒听了这话，欢喜得心花怒放，便站起来，把这妇人领出了十岔海，又领到一家酒楼上。这酒楼名叫长春馆，徵贝勒常在他家喝酒的。店小二认得他是贝勒爷，见他带了一个妇人，忙把他两人一领，领进一间密室里，一边吃着酒，一边调笑起来。那妇人原是十分风骚的，三杯酒下肚，越发妩媚动人。徵贝勒实在忍不得了，便把店里掌柜的唤来。这掌柜原带着家眷的，徵贝勒给他一张一千两的银票，要他把掌柜奶奶的床铺让出来。那掌柜的见有银子，又知道这位大爷是当今皇上嫡亲的侄儿，势力很大，他如何不依，便立刻答应下来。当夜徵贝勒和这妇人，便在长春酒楼中，成其好事。

他两人你欢我爱的过了一夜，第二天，直睡到日上三竿，才懒洋洋的起床来。徵贝勒下了床，那妇人还盘着腿儿，坐在床沿上，云鬓半堕，星眼微润，露着十分春意。徵贝勒越看越爱，向他怔怔的看着，那妇人禁不住“嗤”的一笑，说道：“看什么？和你睡了一夜，难道还不认识你姑母吗？”徵贝勒被他这一说，不觉又诧异又疑心起来。心想这妇人怪面熟，却在什么地方见过的？怎么他自己称姑母呢？便连连的追问，那妇人只是抿着嘴笑，不肯说。后来徵贝勒问急了，那妇人说道：“你先跪下来见过礼儿，俺们再攀亲眷。”那徵贝勒被他风骚样儿迷住了，真的对他跪下。那妇人伸手去把徵贝勒拉起来，说道：“我的乖乖好侄儿，待俺告诉你听罢。你可记得你娶福晋的那年，俺曾到你府上来吃过喜酒，你还赶着俺喊‘小兰姑妈’呢？”徵贝勒听到这里，才恍然大悟，说道：“你的丈



俺家王爷，请奶奶过去坐一回儿。

夫可是兰大爷吗？”那妇人点点头。徵贝勒一拍手，说道：“这可了不得了！你真是俺家的姑太太呢！俺们五年不见，怎么老记不起来？昨天见面的时候，你又不说。”那妇人听了，伸手在徵贝勒的脸上一拧，说道：“俺拧下你这张小嘴来！俺昨天看你急得利害，一刻等不得一刻的了，俺说了出来，岂不扫你的兴？再者，你那姑丈，做了一个穷京官，一个月几个大的官俸，够俺什么用？俺也要到外边来找几个钱活动活动。如今既遇到了你，俺们便宜不出自家门。”说着，便哈哈大笑起来。徵贝勒虽明知姑母侄子，有关名分，但看看那妇人实在迷人迷得利害，他两人依旧恋恋不舍，天天到这酒楼中来私会。后来日子久了，徵贝勒和那妇人商量，要接他回家去住着。那妇人说道：“俺家中有婆婆有丈夫，如何使得？大爷倘真要俺，快去在冷静地方买下房子，买通几个混混儿，在路上抢俺去，住在那房子里，俺和你一双两好的住着，岂不甚妙？”

徵贝勒听了他的话，便在南下洼子地方，买下一所宅院。看看又到了夏天，他姑母依旧一个人到十岔海去喝茶乘凉。正热闹时候，忽然人丛中抢出五七个无赖光棍来，拦腰抱住那妇人，抢着便走。那妇人假装做叫喊着，便有人要上去帮着夺回来。旁边有人认识那班光棍，是徵贝勒养着的，忙说道：“这是徵贝勒打发来的，谁敢夺去？”那人听说徵贝勒，也便吓得缩在一边，眼看着这妇人被他们抢去。从此以后，京城地面上沸沸扬扬的传说，徵贝勒强抢良家妇女。好在这种事体，在那时地方上常常有的。大家听了，也不以为奇。

那徵贝勒和他姑母，真的在那新宅子里甜甜蜜蜜的做起人家来，独丢下那妇人的丈夫孤孤凄凄的，他官也不做了，终日哭哭啼啼的，满京城里找寻他的妻子。找来找去，不见他妻子的踪迹。兰大爷想妻子想疯了，终日披散了头发，坦开了胸膛，哭哭啼啼，在大街小巷里逢人便告诉他妻子被徵贝勒抢去了。后来这风声慢慢的传到都老爷耳朵里，便一面派人把兰大爷送到医院里去医治，一面上奏章参了徵贝勒一本。这时徵贝勒的父亲恭亲王奕訢，正在宫里帮着皇上办军务重事。皇帝见了这本奏章，也不说话，递给恭亲王自己看去。恭亲王见奏参他儿子奸占族姑一款，吓得他忙跪下地来，向皇帝碰头。皇帝说道：“你也该回家去照看照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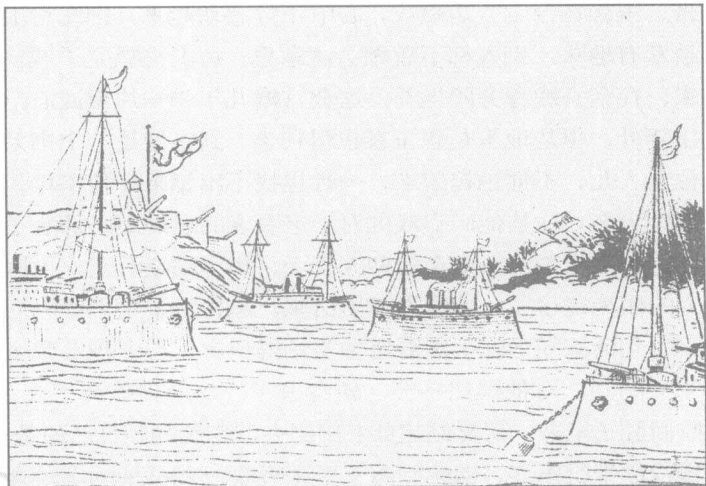
那恭亲王带了奏折，出宫来，赶到徵贝勒家里，一问，知道贝勒爷多日不回府了。恭王一听，这事体是真的了，便传齐府中奴仆，一一拷问。有几个家人，熬刑不过，便供出说：“贝勒爷新近在南洼子买一所宅子住着，爷有没有荒唐的事体，奴才却不敢说。”恭王听了，便带同家役人等，赶到南洼子地方，打门进去，果然双双捉住。恭王一看，认得那妇人是同族的妹子，这一气，把个王爷气得胡子根根倒竖，一扬手，在徵贝勒脸上打了无数的耳光，亲自扭着，送到宗人府里。一面进宫去，先自己认罪，把徵贝勒奸占族姑的情形一一奏明了。咸丰帝听了，也大怒，下谕革去载徵贝勒功名，打落在宗人府高墙里，永远圈禁。那妇人也由宗人府鞭背三百，监禁三年，限满交丈夫严加管束。后来恭亲王的福晋死了，徵贝勒托人去求孝贞后，放他回家奔母丧去，谁知载徵一出宗人府，便又横行不法起来。在他府中的丫头老妈子，都被他奸污到。他有的是钱，那些丫头老妈子得了他的钱，便也愿意。府里有一个赶车的，名叫赵三喜，他娶了一个媳妇，住在府里，人人唤他喜大嫂，却是一个烂污不过的女人。府中上上

下下的人，都和他有交情；给徵贝勒露了眼，忽然也看中了他，把这媳妇唤进书房去睡了几夜。谁知这喜大嫂是有毒的，不上一个月，徵贝勒浑身恶疮大发，暗地里请医生医治，终是无效。这时候到了夏天，恶疮溃烂，满屋子臭味薰蒸，徵贝勒躺在床上，不能行动，终日大声叫着痛。看看到了秋天，那病势愈重；医生说中用了，徵贝勒自己也知道不中用了，求着人去把他父亲请来，要见一面儿。那恭亲王听说儿子害病，反十分欢喜，天天望他快死；后来徵贝勒打发人去请，恭亲王不愿去见他儿子，连请几次，他总不去。不知怎么，给孝贞后知道了，便劝他姑念父子一场，去送一送终，也是应该的。恭亲王看在皇后面上，便到他儿子家里去看望徵贝勒。这时徵贝勒直挺挺的睡在床上，只剩一口气。恭王掩着鼻子，走进屋子去一看，见载徵穿着一身黑绸衫裤，用白丝线遍身绣着百蝶图。恭王见了，连骂：“该死！该死！”一转身，便走出屋子去。那徵贝勒不久便死了，那班王爷们知道了，都说他自作孽。

这时英法联军，在广东闹得十分利害，太平军趁此机会，沿长江占领太平、芜湖、池州、安庆一带地方。南京的李忠王，又带兵打进杭州一带。咸丰帝起初原打起精神管理军国大事，后来看看大局一天糟似一天，便又心灰意懒起来，慢慢儿也不高兴坐朝了，在宫中只和那班妃嫔宫女们玩笑解闷。咸丰帝是最爱南方女子的，他见宫中一班满洲妇女，总是粗蠢可厌，便暗暗的嘱托崔总管在外面物色江南女子。圆明园里虽也有一个冰花，但他也因日久生厌了。不多几天，崔总管居然弄了四个江南美人到园子里来住着。这四个美人，皇帝特赐他四个名字：一个名叫杏花春，一个名叫陀罗春，一个名叫海棠春，一个名叫牡丹春。这四春在园中分住四处，杏花春住杏花村馆，陀罗春住武林春色，海棠春住天然图画楼，牡丹春住央镜鸣琴室。他们住的地方，都是十分清幽。咸丰帝在四处轮流临幸着，十分快乐，越发把国事丢在脑后了。

讲到这四春里面，要算牡丹春的面貌最是浓艳。这牡丹春，是苏州山塘上小户人家的女儿。他家门口，是来往虎邱的要道，凡是豪商富绅，每天车马在他门口走过的很多。那牡丹春闲着无事，又爱站门口，这时有一个姓郭的，原是扬州盐商，十分豪富，他跟了许多朋友到虎邱来游玩，见了这女孩儿，便十分欢喜，立刻到他家去，愿意拿出一千块钱来，买他

回家去做姨太太。这时牡丹春有一个老母，听说有一千块钱，十分愿意，只有牡丹春不愿意。后来那姓郭的再三挽人来劝说，牡丹春说，定要拣日子和那姓郭的拜过天地做夫妻，才肯嫁他。后来那姓



袒匪殃民，联军入境。

郭的想牡丹春实在想得利害，便也答应他；拣日子拣在八月十二。谁知到了七月时候，太平军打破扬州城，那姓郭的逃到苏州来，趁便把牡丹春母女二人，带着逃进京去。沿路牡丹春避着姓郭的，不肯和他同房，直到了京里。这时崔总管正在那里打听江南来的人家，可有美貌妇女。后来听说姓郭的家里有一个美人，崔总管和姓郭的去商量，愿意拿六千两银子，把牡丹春买进宫去；又答应给姓郭的五品京堂功名。那牡丹春听说进宫去，他十分不愿意，无奈这姓郭的因贪图功名，把牡丹春哄进园去。只见里面池馆清幽，水木明瑟；曲曲折折，到了一座大院子里，有两个旗装女人，上来搀扶他；走进屋子去，见一个男子，方盘大脸，坐在榻上。那男子身后，也站着许多旗装女人；那男子的衣服，浑身黄色的。许多男人，穿着袍褂，大家都唤坐在榻上的那男子叫佛爷。牡丹春进了屋子，便有老妈妈上来，领他到榻前跪下见礼。对他说：“这位便是当今的万岁爷。”牡丹春到了这时，也便无可奈何，只得暂时依顺着。皇帝却十分宠爱他。

同时进园来有五六个汉女，内中有一个扬州女子，年纪只有十五岁，却十分活泼；他进宫来不多几天，觉得厌闷，常常嚷着要出去。牡丹春劝他耐心守着，他不听。有一天夜里，他觑宫女不防备的时候，溜出园去，被园外的侍卫捉住了，送进园来。皇帝知道了，大怒，立刻发给管事妈妈，拿白罗带绞死。从此江南来的美人，见了都害怕，死心塌地的住在园中了。

讲到那海棠春，原是大同地方的一个女戏子，小名玉喜；常常到天津戏园子里来唱戏，唱青衫子，面貌又标致，嗓子也清亮，又能弹琵琶，吹羌笛。那班王孙公子，天天替他捧场，在他身上化的钱，也整千整万了，却一个也看不上玉喜的眼。内中有一个穷读书人，名叫金宫蟾的，也迷恋着玉喜的美色，天天到他戏园子里去听戏。每去，总是坐在台口，仰着脖子，目不转睛的看着听着，虽是刮风下雨的天气，他总不间断的。这金宫蟾原也长得眉清目秀，白净脸儿，天天玉喜在台上唱戏，也看见台下有这么一个人在那里痴痴的看着他。起初玉喜还不觉得，后来日子久了，玉喜也不觉诧异起来。这时候正是大热天气，平日那班捧场的王孙公子，都怕热不来听戏，池子里卖座很少，独有这金宫蟾依旧恭恭敬正的坐在台口。脸上淌下汗来，他连扇子也不带。玉喜在台上一边唱戏，心中不觉感动起来，因此台上唱的越发有精神，台下听的越发有趣味，别人都不曾领会这意思。待玉喜唱完了戏，卸了装，便悄悄的走下池子来，在金宫蟾身旁陪坐着。这金宫蟾几年来一片至诚心，如今竟得美人屈驾，真是喜出望外，但是他虽是想玉喜想得利害，到底他是一个书呆子，在这人众之下，见了这位美人儿，不觉怕起羞来，一时里找不出话来和他攀谈。后来还是玉喜先开口，问他尊姓大名，这是他们唱戏的对于老看客的老规矩。那池子里四面的看客，也不看台上了，大家把眼光注定在他两人身上，嘴里啧啧称羨，说这客人艳福不浅。金宫蟾被众人的眼光逼住了，越发说不出话来，除告诉了他名姓以后，涨得满脸通红，也找不出第二句话来问他。玉喜看他怕羞怕得利害，心中越发爱他；悄悄的告诉他家住在某街某某胡同，对他嫣然一笑，转身去了。这金宫蟾待玉喜去了半晌，才把飞去的魂灵，收回腔子里来。正要站起身来出园去，忽然想到自己原是一个穷读书人，进京来赶考，银钱原带得不多，偶然到园子里来听戏，却被他的美貌迷住了，每天买戏票的钱，还

是典质得来的。如今已把皮袍质了钱，在这客地里，借无可借，当无可当，两手空空，如何去见得我那美人？欲知这金宫蟾后来能见得玉喜的面否，且听下回分解。

“许多穷苦人家少妇，都把丈夫藏起来，冒充着寡妇去引诱他。”载徵之淫恶，固是可杀；然彼少妇之夫，人格之堕落，亦已尽矣！此而可忍，孰不可忍？于以叹世风浇薄，道德沦亡，世界愈繁华，名节愈不可问，此实虚荣之罪也。

北京十岔海，男女杂沓，每至夏季，不知闹出若干风流事故。人徒见载徵蒸族姑耳，实则凡此热闹市场，灭伦伤纪之事，无日无之，无地无之。此其大病，一在于闲荡无业者多，一在于虚荣引人，不觉伤其名节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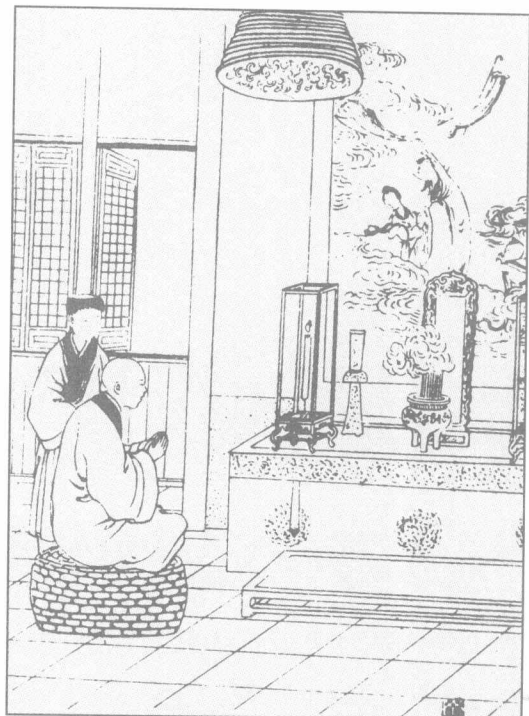
名优名妓每钟爱于穷酸，以其乐于就范，而足供我玩弄也。其性质亦如男子之玩宠姬。玉喜之与金宫蟾，人徒见玉喜之用情真炽，金宫蟾之痴迷颠倒，为一双两好；而于其分离，则咸为之悼惜。实不知情天无圆满之日，彼玉喜与金某，苟长此一双厮守，则缺憾亦随之而起矣！

倾心一笑杏花春解围

祝发三年陀罗春守节

却说金宫蟾迷恋玉喜，又苦得没有金钱，只站在戏园门口发怔；心中想不去呢，又舍不得丢下这美人儿，要去呢，又苦得囊中空空。后来发了一个狠，把身上穿的纱大褂子脱下来，到长生库中去典了几吊钱，换穿了一件夏布大褂子，踱到玉喜院子里去。玉喜见了，满面堆下笑来，迎接着。他师傅见了这样一个穷书生，连眼角儿也不去看他。玉喜见房里人看他不起，便替他说道：“他是六王爷家里的师傅，很有势力的。你们倘然怠慢了他，能叫俺们立刻存不住身。”他家里的人听了也害怕。停了一回，摆上酒来，玉喜陪着他在房里，两人密密切切的一边谈着心，一边喝着酒。金宫蟾这时快活得好似登了天一般，吃完了酒，金宫蟾从袖子里抖出几吊钱来，放在桌上，转身便要告辞出去。玉喜一把抓住他的袖子，笑说道：“你真是一个傻子！谁要你的钱来？再者，你既到了俺这里，也由不得你回去了。”说着，便把他捺在椅子上。这原是金宫蟾求之不得的，便乐得嘻开了一张嘴，再也合不拢来。他两人在房中调笑了一阵，便双双入帏，同圆好梦去了。

第二天，清早起来，玉喜自己拿出钱来，替他开发了房中婢女和师傅们，整整花了一千两银子。那班下人，得了银钱，便千谢万谢。从此以后，院子里的人，都拿他当贵客看待。玉喜每天戏园子里回来，金宫蟾便早已恭候在他房里了。那班王孙公子还睡在鼓里，还在玉喜身上拼命的花钱。玉喜拿了他们的钱，暗暗的去贴给金宫蟾。后来玉喜打听得宫蟾家里不曾娶过妻子，便打定主意要嫁他；拿出历年的体己银子来，悄悄的交给宫蟾，在三不管地方，买下一所宅子。他两人天天商量着如何打扮这座屋子，买了许多木器，把个屋子铺设



俺如今虽保了身体，俺母亲却死得太苦！

得簇新；拣了一个吉日，打算第二天他们成双作对的搬进新屋去住。宫蟾雇了许多婢仆，先一日在新屋子里住着。到了第二天，雇了一辆车儿，赶到玉喜家里迎接他进屋去。宫蟾走进院子去一看，顿觉静悄悄的不见一个人。走到玉喜房里去一看，只见脂粉凌落，帏帐萧条，只有一个老婆婆守着空房。宫蟾急问时，他模模糊糊的说道：“进宫去了。”宫蟾再三问时，也问不出一个细情来，没奈何走到戏园子里去候着，直候到曲终人散，也不见玉喜的影踪。只听得一班看客，沸沸扬扬的说：“玉喜昨晚被宫里拿三万两银子买去做妃子去了。”宫蟾听了，心中一气，魂灵顿时出了窍。

原来玉喜果然被崔总管访到了，连夜和他老鸨说明了，买进宫去。皇帝看他两朵粉腮儿红得和海棠花似的，便取他一个名字，叫海棠春。宫蟾在外面打听千真万真，便悄悄的回到新屋子里去，一条带子吊死在床上。那海棠春进得宫去，也因想宫蟾想得利害，一病不起，抑郁死了。

在四春里面，年纪最小，皮肤最白的，要算是杏花春。讲到这杏花春，原是好人家女儿，只因从小死了父母，他叔父拿他卖在一家姓石的大户人家，做陪房丫头去。那石家只有一位小姐，杏花春便终日陪伴着这位石小姐。石小姐的父亲，进京做官去，把家眷带在京里。后来石小姐嫁了一位徐尚书的少爷，杏花春也跟着到徐家去做陪房丫头。那徐少爷也是一位侍郎，见石小姐长得标致，便出奇的宠爱起来。因宠爱，便变成了一个惧内的丈夫。

这时杏花春年纪也到了十五岁，懂得人事了，长着水盈盈的两粒眼珠，苹果似的两朵粉腮儿，一张樱桃似的小嘴，嘴边长着两个酒涡儿，笑一笑，对人溜一眼，真要叫人丢了魂灵。他小主人石侍郎，赶着要调戏他，只因夫人的醋劲大，又不敢放胆下手，只得在背地里动手动脚。那丫头也因主母宠爱他，一心要想嫁一个如意郎君，任你主人如何调戏他，总是不肯。后来石侍郎忍不住了，向他夫人跪求，要这个丫头做姨太太，他夫人听了大怒，忙把这丫头藏起来。这时有一位宗室福晋，和石侍郎夫人最说得投机，硬把这丫头去寄存在宗室家里。那宗室贝勒，原是和崔总管通声气的，知道那崔总管正在外面物色江南美人，见了这丫头，便赞不绝口，忙去和崔总管说知。崔总管到宗室家里去一看，连声说妙。贝勒、福晋立刻去把侍郎夫人请来，和他说明；崔总管愿拿出二万银子来，买这丫头进宫去。侍郎夫人听了，满口答应。心想这鱼腥搁在家里，难免被丈夫偷上手，如今送他进宫去，落得眼前干净。

石侍郎便办了一桌酒，请这丫头上面坐着，夫妻两人双双跪下，对他拜着，求他见了万岁爷，替他说些好话，这丫头也点头答应。一进宫去，取名杏花春，受皇帝的宠幸。杏花春也常常在皇帝跟前，替石侍郎说许多好话。后来这石侍郎果然很快的升了官，不到一年工夫，直放河南布政使。

这杏花春生性善笑，笑的时候，瓠犀微露，星眼乜斜；咸丰帝便在盛怒时候，见了这杏花春的笑容，也便立刻转怒为喜。咸丰帝又爱吃酒，酒醉的时候，常常发怒；每到发怒的时候，便有一二个太监或是宫女遭殃，轻的吃打，重的被皇帝杀死。到酒醒的时候，又十分悔恨，拿出整千整万的银子来抚恤那遭殃的。只有杏花春陪侍皇帝，从不曾吃过亏，每到盛怒时候，只叫杏花春展齿一笑，倒在皇帝怀里，皇帝也立刻把怒容收起，满面堆下笑来，伸手把杏花春搂在怀里，说道：“这真是朕的如意珠儿呢！”

因此别的妃嫔，遇到皇帝盛怒时候，便来求着杏花春去替他讨饶，皇帝没有不准的。宫里上上下下的人，都称他“欢喜佛”，又称他“刘海喜。”

杏花春看待那班宫女，也是十分和顺。只有一样，是杏花春最坏的脾气，他别的都不爱，只是爱钱财。他房里藏着一个大扑满，有时得了皇上的赏赐，他都拿去藏在扑满里，一任同伴无论如何哄骗恐吓，他总不肯拿出一个钱来。皇上知道他的脾气，格外多赏他些。因此杏花春的私藏很富，他只怕有同伴的妃嫔向他借贷，他见了人，便说自己穷得利害。他在宫中，终日无非想弄钱的法子。他仗着皇帝宠爱，有时有别的妃嫔求他去皇帝跟前讨饶，他便伸手向那人要钱，一开口便是五百两、一千两，缺分文不可，那人为要保全自己的性命，没奈何只得如数给他。任你事体如何急迫，银钱尚不如他的数，他总不肯去。那人急了，真正没有钱，也须写一张借票，他才肯去。票子到了期，他便百般索取，少一文不行的。许多妃嫔在背地里怨恨他。

牡丹春原是十分奸刁的，他见杏花春太不讲交情，便想出一个法子来捉弄他。知道杏花春是爱赌钱的，便在暗地里和同伴说通了，哄他入局。起初故意给他得些小便宜，杏花春看自己赢了钱，便十分高兴，从此他在日长无事的时候，便四处拉人入局。后来他慢慢的输了，起初小输，他还肯拿出钱来照赔；后来输得大了，一输便是几千，他便不肯拿出钱来，总是推三阻四，约定了偿还的日子，到了期，他又抵赖不认。

有一天，咸丰帝一人在园中闲走，从寻云榭绕过贻兰亭后面，只听得亭前一片莺啭燕啁的声音，接着又是娇声喝打。皇帝悄悄的趑向亭前去，只见亭前草地上一群宫女围着。从人丛里望进去，只见两个汉装妃子，揪住了在草地上打架，一个瘦小的，被一个长大的，按在地下，只见他擎着两只小脚儿乱顿。那长大的妃子，一幅石榴裙儿，浸在草地上一汪泥水里。正扭结不开的时候，皇帝看了也发笑，忙推开众人，上去亲自扶他们起来。他两人还各自低着头揪住云鬓，不肯放手。皇帝看时，认识一个是杏花春，一个便是牡丹春。两旁的宫女齐声喊道：“万岁爷来了！还不放手吗？”他两人听得了，才放了手。看他们云鬓蓬松，娇喘嘘嘘，皇帝问：“为什么事？”牡丹春一边喘着气，一边奏说：“杏花春赌输了钱，只是抵赖不还。”皇帝问杏花春：“输了多少钱？”杏花春回奏说：“一共输欠了六千多两银子。”皇帝听了，不觉一笑，说道：“朕替你还了罢，不用闹了，快陪朕吃酒去。”牡丹春听了不服气，把粉颈儿一侧，小嘴儿一撇，说道：“显见杏花春是佛爷宠爱的，佛爷替他赔赌账，一赔便是六千两；俺们是赶不上，怪不得一个子也不见赏下来。”皇帝看牡丹春这种娇嗔模样，不觉哈哈大笑起来，忙说道：“朕赏你，朕赏你。也赏你六千两银子如何？”旁的妃嫔，一听说皇帝有赏，便齐声鼓噪起来；你也要赏，我也要赏，皇帝统统答应。每一位妃嫔，赏银三千两；每一个宫女，赏银三百两。顿时一片娇声说：“谢万岁爷赏！”咸丰帝听了也快活。一手搭住杏花春的肩头，一手搭住牡丹春的肩头，后面跟着一群妃嫔宫女，迤逦向云锦墅正屋走来，便在屋中开怀畅饮。当夜牡丹春和杏花春两人，同被召幸。

从此以后，杏花春开了例规，凡是自己输了钱，总求皇帝代还赌账；那班妃嫔见有皇帝代他还账，便索兴大家串通了骗他的钱。后来杏花春的私房钱越积越多，竟积到十万多银子，却悄悄的叫太监拿出宫去，交给他主母布政使太太，替他存放生息。那银子利上滚利，一天天多起来了，杏花春只怕他主母起黑心谋吞他的银子，便打发

太监去对他主母说，要他主母出一张凭据。他主母听了，十分生气；立刻要把银子退回宫去还他。杏花春害怕起来，情愿拿一万银子孝敬主母，他主母不肯收，杏花春无法可想，便在皇帝跟前，替侍郎的儿子说了，赏他一个小京官才罢。后来外国打进京城来，西太后趁忙乱的时候，叫太监暗地里去把杏花春勒死了，把他的银钱，统统拿了去。这都是后话。

如今再说那陀罗春进宫时候悲惨的情形。皇帝得了杏花春、牡丹春、海棠春三个美人以后，立意要再去找一个美人来，凑成四春。有一天，皇帝乔扮作客商模样，出宣武门闲玩去。走过金锁桥下，远远望见对岸一个女孩子，在河埠洗衣服，那面貌长得十分美丽。急过桥去看时，那女孩儿已走进一座黑漆台门里面去了。皇帝在门外守了一回，不见他出来，当日回宫去，便吩咐崔总管，明天多带几个侍卫，到他家打听去。那总管奉了圣旨，第二天赶到金锁桥，先在他四邻探问，才知道这家姓李，家中只母女二人，母亲是个寡妇，女儿今年十七岁了。崔总管听说都是女流之辈，谅来总是容易弄到手的。便去金店里兑了一千两银子，分开装在四只红盘里，叫四个侍卫捧着；崔总管前面领着，打门进去，把银子搁在厅屋里，把来意说明了。那寡妇听了，一口拒绝，说道：“俺女儿已说有婆家了；便是没有婆家，也不愿葬送他到深宫里去。谁希罕你的银子来！快拿出去！虽说是皇帝家里，也要讲个理，怎么可以强逼良家女子做这下贱事体？快出去！你若不出去，俺便到提督衙门告状去。”崔总管听了，不觉大怒，说道：“量你一个妇人，怎能跳出俺家万岁爷的手掌？俺如今且去，在这十小时内，管教你家破人亡。”那寡妇听了，正要说话，还是他女儿走来，把母亲拉进屋子去。直待崔总管去远了，他女儿对母亲说道：“孩儿听说当今皇上，是个色中饿鬼。那班强徒，虽暂回宫去，便要再来。孩儿若不避开，便要遭他们的毒手。孩儿不如暂时避到姨母家中去。”他母亲听了女儿的话，便把女儿送去姨母家中藏着。到了傍晚时候，那崔总管带了十数个侍卫，汹汹涌涌的打进门来。原打算抢劫他女儿的，后来在四处一搜，搜不出他女儿，便揪住了这寡妇，在大街上走去。顿时沸沸扬扬，满京城都说着。消息传到他女儿耳朵里，便要挺身而出救他的母亲，后来被他姨母拦住，说道：“你这一出去，便是自投罗网了。他们便拿你母亲恐吓着罢了。照我的意思，不如趁此机会找你女婿去。你两口子立刻成了亲，拉着你女婿一块儿求统领老爷。那老爷见你是有夫之妇，便也无法可想。便是当今皇上，也不好意思硬拆散你们夫妻的。”这女孩儿到了此时，也顾不得了，只得托他姨母找媒人到婆婆家说去。谁知他那女婿已在两年前到南边去，还不曾回来。如今落在乱兵手里，生死还未卜呢！女孩儿听了这个话，自己想想命苦，悲切切的哭了一场；到半夜时分，解下腰带，向床上上吊寻死。被他姨母知道，从床上救他活来。只怕闹出人命来，将来宫里向他要人，又要担许多干系，便劝女孩儿自己投到尼庵里去削发为尼，李小姐也依从了他姨母的话。

他母亲原有一个尼姑认识的，名叫月真，是这里西山上白衣庵中住持。当时李小姐便投奔了他去，那月真接着问起，知道李家太太被官里捉去，皇帝要把李小姐娶进宫去；听了又可怜又可怕，忙劝住李小姐的哭。照李小姐的意思，便要立刻剃下头发来，后来还是月真劝住，说道：“你既到了庵里，那官家也决不敢到来搜查。况且你那女婿生死未卜，你若剃了头发，倘然你女婿回来了，叫我如何对答？你既是借我们这